

跳舞吧！辣椒蟹

順着誘人的圖片找來了Orchard Central裏的Dancing Crab，當大盤紅艷艷的螃蟹滴着濃稠的醬汁出現在眼前的時候，跳舞吧！這是已睽違三年的辣椒蟹啊。拿起已經夾碎到恰好的大蟹鉗，是輕輕一剝整塊肉就露出來的爽感，沾滿香辣甜美的辣椒汁，一口捋下，嫩如豆腐，是醬料蓋不住的鮮味，真得再跳一曲！

現在幾家旅遊界有名的辣椒蟹都是一九六〇年代新加坡中餐「四大天王」之一的許國威那個流派的。他用肉質飽滿的青蟹，經熱油炸後再用辣椒醬汁熱炒，落檸檬汁、白醋、叁巴醬、番茄醬和蛋白。但辣椒蟹卻是由比許師傅早十年的街頭小販徐炎珍女士開創的美食。她最先在炒蟹蟹裏加入辣椒醬推着小車販售，廣受好評，啟發了大廚們紛紛效仿，終將這道街頭美味搬上了貴價餐廳的餐桌。

(星洲美食行一)



◀ Dancing Crab 辣椒蟹。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新加坡當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八千六百三十五起。傍晚時分，我順着google map的指引來到烏節路上，馬路兩邊是門口大排長龍的精品店，商場門口有努力的街頭藝人彈唱着Ed Sheeran的《Perfect》，路邊的台階上坐着眾多駐足停留的路人三兩成群的欣賞着表演，有孩童們在廣場前追逐奔跑，有情侶在座位上彼此依偎，有老人獨自吃着冰淇淋，打扮時髦。眼前這幅看上去如此尋常的此情此景，此時此刻竟讓人眼濕。對啊，原來是我們經歷了疫情。

星洲的必吃就是那「老幾樣」，味蕾之旅的第一站必是辣椒蟹，沒得商量。路過克拉碼頭看見人頭攢動的「珍寶海鮮」，便放棄了這類雖然主營遊客但自身也很優秀的知名餐廳。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和尚跳海」

去茶餐廳吃早餐，突然發現菜單上「飲料」一欄中多了一個之前沒有看到過的名字——「和尚跳海」。這是什麼？這四個字和上上下下「熱咖啡」、「凍檸茶」、「熱菜蜜」之類簡單直接的命名方法完全不是同一個畫風。

看着周圍忙得腳下生風的服務員，我也不好意思攔住她們詢問，於是拿出手機求助於搜索引擎——原來「和尚跳海」是指滾水蛋，在一杯滾燙的開水中直接打入一顆生雞蛋，圓圓的蛋黃看上去就如同和尚的光頭，而蛋白在滾水中凝結如絲如絮，就好像是和尚的袈裟，所以得名「和尚跳海」。

初看上去令人一頭霧水的名字，經這麼一解釋，不但很有道理，還充滿了畫面感，而且是帶有慢動作的唯美畫面。網上資料還舉一反三地「同場加映」了「尼姑出浴」——鵝鴨蛋打進熱牛奶，因為鵝鴨蛋小巧晶瑩，浸泡在牛奶浴中。「和尚跳海」、

「尼姑出浴」，不得不佩服起名人的奇思妙想，光是看這兩個名字就已經足以讓人腦補出一齣有愛情的纏綿、有信仰的衝突、「世間安得兩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的情感大戲。

過去香港人普遍囊中羞澀，早餐自然不會吃得那麼豐盛，一杯滾水加生雞蛋，加上白砂糖，攪勻之後咕嘟咕嘟喝下，就是營養與美味兼備的一餐了。在這個方面，「滾水蛋」似乎與最早起源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肉骨茶」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成本低廉、做法簡單、營養豐富、口感出色的平民美食。上乘佳餚並非只有動輒數千元一位的高級餐廳才能品嚐到，充滿了市井之中煙火氣的貼地美食，更是凝聚了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來得太遲

魯迅在文集《朝花夕拾》中收錄了一篇名為《五猖會》的散文。大意是作者七歲時十分期待去離家水路六十里的縣城參加迎神的盛大廟會，臨行父親卻突然讓他背誦啟蒙書《鑿略》中的語句。好容易出發了，童年魯迅已興致大減：「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卻，不留一點痕跡了，只有背誦《鑿略》這一段，卻還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還說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研究者認為魯迅借此批判「封建文化對兒童的精神摧殘」。不過我想探究的是世上是否有來得太遲的歡愉。美國心理學家在著名的「棉花糖研究」中曾推崇能控制欲望，推遲「滿足」的孩子，認為他們日後會努力工作，大有出息。魯迅的父親當然沒讀過此類心理著作，但作為舊時讀書考科舉的人，大概對儒家「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心有戚戚。不過，對天真爛漫的兒童，大人此舉實在太掃興，太不近人情，且因為動用世人默認必須無條件遵從的父權而更顯得可惡。

多年後，魯迅對被迫背書耿耿於懷，曾嚮往過的樂事反而記憶不清，可見痛苦比快樂更令人印象深刻。我想，此文似乎還揭示了某種PTSD的創傷後應激反應。等待太久了，哪怕如願以償也沒有想像中那麼興高采烈，因為我們的情感資源早就被無窮盡的等待、焦慮、憂鬱、憤懣消磨殆盡，沒有餘額再來體驗歡樂了，倒是之前的巨大痛楚還讓人心有餘悸。上海解封後大家反應平平，大概也是這個道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上周本欄報道陳永華作品專場，曲目絕大部分由香港中樂團委約，包括慶賀樂團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第十交響曲。

香港旗艦樂團約請本地卓越作曲家譜曲，以其藝術優勢，為新作品提供演奏平台，合情合理。綜觀全世界，絕大部分樂團委約新作品的，如非國際頂級作曲家，就是當地作曲家。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新作品既是本地音樂文化的一張名片，亦提高樂團社會認同性和歸屬感，也成為文化組成部分。陳永華那首《八駿》，就是〇八京奧香港主辦馬術賽事的歷史音符。每年獲近億元公帑資助的香港



管弦樂團，在剛剛宣布的新樂季節目中，也有兩首世界首演作品。其中一首是「何鴻毅家族香港基金作曲家計劃」委約香港新一代作曲家葉世民創作的作品。另一首分量更

和老正在一起相處得越久，我就越能理解伯父看父親的眼神。我忍不住和老正講起往事：讀小學時，每到暑假，父親就會帶我穿過大半個北京城去找伯父見上幾面，聊家事也聊人生。兩人脾氣迥異：父親慢條斯理、事事認真；伯父做事爽利、風格粗獷。他們時不時會為一些小事爭得面紅耳赤。但再怎麼吵，到了開飯的時間，伯父都會去食堂買來父親從小就愛吃的菜，常常是一個結結實實的醬豬蹄、一盤香油爆炒的雪裏蕪。父親吃得津

津有味。伯父在一旁看着，目光深沉又慈祥。我講這些時，老正聽得入神，之後會心一笑。

老正和我在同一個公司工作，年紀略比我幾個月。我們先是做了好幾年網友——我在香港，他在深圳，疫情阻隔，一直未見。工作上的來來往往，我看到的是一個對工作極其認真的老正，那種負責到底的勁頭和有點粗獷的作風，讓我很是敬佩。今年二月，我從香港到深圳工作一段時間，「網友」終於見面。他一見面就帶我打卡深圳的新

書店之鑒

在我的印象裏，言几又的裝潢有自己的風格，書的質量或數量，卻沒有太強的競爭力。在電商和網絡閱讀的衝擊下，實體書店生存不易，何況，北京是文化中心，書店林立。拿王府井那一片來說，有三聯韜奮書店、新華書店這樣的「巨無霸」，有涵芬樓、燦然書屋、考古書店這樣的專業文史書店，有老牌的外文書店、中國書店，還有新崛起的專賣打折書的「紙上聲音」。要在這個閱讀江湖站穩腳跟，分一杯羹，沒點真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功夫是不行的。言几又大概屬於修煉奇門兵刃，劍走偏鋒一路。回憶這家店的經歷，我記不起找到過什麼難得的書，留在印象裏的倒是那些有趣的文創文具，還有紅男綠女滿座的咖啡吧。這可能是它開張的原因之一。一家書店，縱然走網紅路線，也得以書而「紅」，才能紅得長久。寫到這裏，我想起也被視為「網紅」的萬聖書園。這家店多次換址，總不離北大清華之間。店裏也賣咖啡，名為「醒客」。不過，咖啡是佐讀之飲，而不像有些書店，書成了咖啡的佐飲之物。

書店而網紅者，言几又不是第一家，也不會是末一家，它的故事，足以為鑒，對於書店或網紅，都是如此。

戀愛的成長心態

伴侶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個」，而按照這邏輯，若然雙方需要努力才達到舒服的相處，那就證明對方不是「理想伴侶」。因此，當定型心態的人遇到相處上的問題，或發現對方的缺點時，他們傾向放棄關係，甚至看不起對方，而不是去正視處理。最後，定型心態的人總是不能維持長久的戀愛關係。

相反，擁有成長心態的人重視過程多於結果，包括戀愛。因此，他們不假設世界上有一個絕對的理想伴侶，卻在找到心儀對象之後，一起努力創造理想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見報

炎夏「風涼話」

前，我對揚州並不熟悉，後來聽當地人員介紹，我才知道揚州是內地其中一個「火爐」，夏季氣溫有機會高至攝氏四十度。當年的物質條件仍未發達，排練場並沒有空調，幸虧樓房面積寬廣，排練團隊即使汗流浹背，仍然不算辛苦。除此之外，每天早上八時排練至中午約十二時，接着整個劇團都會休息，直到下午四時才復排，直到晚上。初時我好生奇怪，原來市面大部分商業活動都是如此。職工在午間可以直接回家休息，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或在辦公處所室內小休，藉此避免與塵陽逐走。

再回想起小時候，我家住在舊式公共屋邨的七樓，亦即是樓房的頂層。夏天的猛烈陽光從天花板照進室內，居室就像一個「蒸籠」。舊式屋邨電力不足，縱使不是每家每戶都有空調，夏天晚上有時都會因為電力負荷而引致停電。人說「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們則是「熱夜更逢大停電」。此時，母親便教我洗幾次冷水澡，然後用葵扇輕搖，靜心等待電力恢復。

粵語有「風涼話」一說，意思大概是不負責任的譏諷說話。在此我並不說真的「風涼話」，只希望世界各國能夠認真思考和面對氣候變化產生的問題。

樂團委約新作品

重的，則由一位不見經傳的John Borstlap創作的第二小提琴協奏曲《夢境旅程》，由港樂首席王敬擔任獨奏。（見附圖）

由現年七十二歲高齡的荷蘭作曲家為港樂譜曲，可能源於港樂荷蘭籍總監梵志登乃是他的摯友。六年前在港首演他的《莊嚴夜樂》，由港樂與達拉斯交響樂團共同委約，二團的指揮正是梵志登。可是演後不見得有什麼效果。

作為音樂總監，梵志登固然有權選取曲目。但港樂行政部門亦有責任把關，根據香港情況，對總監的藝術決定提出專業意見，而非照單執行，那才符合高層逾兩百萬元

的年薪。

樂團資源珍貴，委約一首作品需要考慮對本團以至香港音樂文化的意義。從這位作曲家的履歷和作品風格，似乎看不出跟香港音樂有什麼關係。委約非知名作曲家譜曲，讓人感覺香港「蜀中無大將」，陳永華作品專場的成功，大有「常山趙子龍在此」之概。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老 正

地標：深圳灣的「春筍」，歡樂時光的摩天輪，設計別致的人才公園。我們一邊走，他一邊品評着深圳的這些「新」。春日的暖陽裏，老正的自信和自豪格外生動。我明白老正的良苦用心：他讓我用這樣的方式，對新的城市環境盡快地熟悉起來。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深圳的那份愛，清純熾熱。一個人的「正」，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心有大愛，在這一點上，老正名副其實。

老正對人的關心，常常在不經意間。他知我不喜熱鬧，便想方設

法為我送來了很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舊片，我蝸居的陋室漸漸地堆滿了他送我的書。這幾個月，他也帶我過足了饕餮各地特色美食的癮。想着脾氣互補、有時急躁但真心待人的老正，我就又想起伯父的目光。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